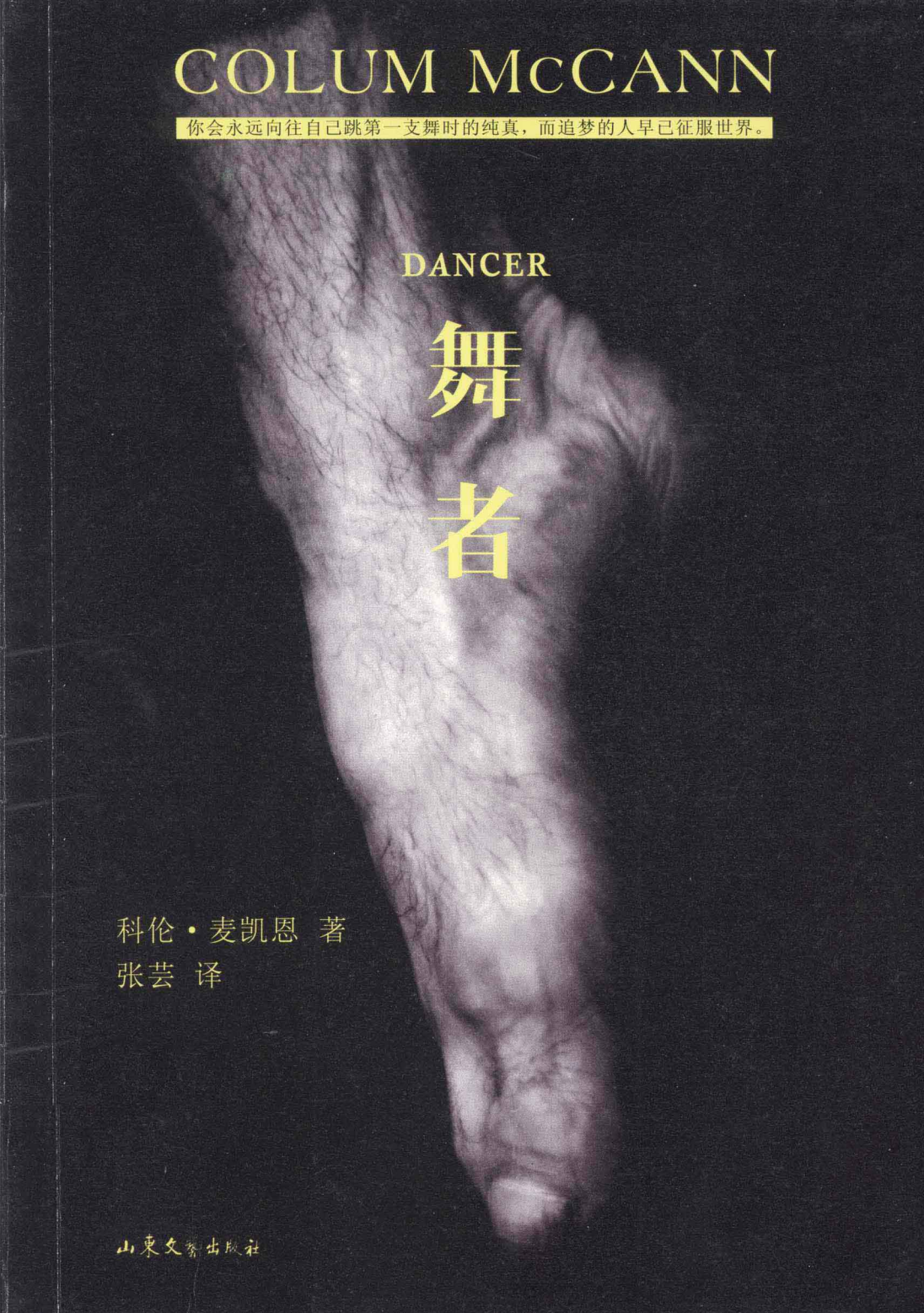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COLUM McCANN

你会永远向往自己跳第一支舞时的纯真，而追梦的人早已征服世界。

DANCER

舞
者

科伦·麦凯恩 著
张芸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舞者

COLUM McCANN
DANCER

科伦·麦凯恩 著 张芸 译

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(翻译基金)资助,特此鸣谢。

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
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(Translation Fund), Dublin, Ireland

www.irelandliterature.com

info@irelandliterature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舞者/(爱尔兰)麦凯恩著;张芸译. — 济南: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329-4260-2

I. ①舞… II. ①麦… ②张… III. ①传记小说-爱
尔兰-现代 IV. ①1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83306 号

图字:15-2013-142 号

DANCER

Copyright © 2003, Colum McCann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舞者

(爱尔兰)科伦·麦凯恩 著 张 芸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1 插页/2
字 数 253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260-2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献给
艾莉森
瑞娃·郝赫曼
本·基利

向你们给予的鼓励与信任
致以我最深挚的感谢

本书系虚构作品。除若干知名人物使用的是其真实姓名外，书中名字、人物和描绘的事件都源自作者的想象。

当我们，或至少我，自信地提到一段回忆时——指一个瞬间、一幕情景、一项经过定影液处理而免遭遗忘的事实——其实是在讲故事，它不断在脑海中重现，每每随着诉说而变样。人生包含了太多相互冲突的情感利益，令人无法全盘接受，说书人的工作也许就是将事情重新排列组合，使它们符合最后的结局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一开口谈起过去，我们便是在说谎。

——威廉·麦克斯韦尔《再见，明天见》

巴黎，一九六一年

在他巴黎的第一季演出中，掷到台上的东西有：

用一根橡皮筋捆住的十张一百法郎的钞票；

一包俄罗斯茶叶；

一张来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传单，抗议巴黎在一系列汽车炸弹事件后，对穆斯林人实行宵禁；

从卢浮宫花园偷来的水仙花，害得花匠们只好从傍晚五点加班到七点，确保花坛不会进一步遭劫；

白色的百合，花柄尾端绑了生丁^①，保证它们够分量，可以扔上舞台；

许许多多别的花，一名演出结束后清扫花瓣的舞台工作人员亨利·朗想出一个主意，将其制成干花，于接下来的晚上，在后台入口处出售给舞迷；

第十二夜，一件貂皮大衣掠过空中，令前排的观众一度以为是某种动物在他们头顶飞行；

十八套女士内衣，一幕以前剧院里从未见过的景象，多数用丝带精心包扎好，但至少有两套是在一时疯狂中剥下来的，最后一次谢幕完毕，他捡起其中一套，做出夸张的嗅闻动作，逗乐了舞台工作人员；

① 一种法国货币硬币。

一张宇航员尤里·加加林的大头照，底下的寄语是“翱翔吧，鲁迪，翱翔吧！”；

一连串灌了胡椒粉的纸弹；

一枚珍贵的十月革命前的硬币，是一名流亡者扔上来的，外面包了一张纸条，写着，如果他沉得住气，就算不能超越，也将和尼金斯基一样优秀；

成打的性感艳照，背后潦草地留了女人的名字和电话；

写有“你是革命的叛徒”的字条；

抗议的共产党人投来的碎玻璃，导致演出中断二十分钟，清理碎片，激起的众怒令巴黎共产党支部为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召开紧急会议；

死亡恐吓；

旅馆的钥匙；

情书；

第十五夜，一株镀金的长梗玫瑰。

第一部

苏联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六年

四个冬天。他们拉着马从积雪中开筑道路，不断把马儿赶到雪地里，直至它们死去，然后，他们怀着巨大的悲伤吃下马肉。医务人员进驻雪原，把小瓶装的吗啡绑在腋下，这样，吗啡不会结冻。随着战争的继续，医务人员发现士兵的血管越发难找——他们萎靡衰弱，苟延残喘很久才真正死去。他们在战壕里系紧乌山卡帽的耳罩，偷来别的大衣，互相挨着睡觉，把伤员挤在中间，让他们得到最多的温暖。他们穿着棉裤和层层叠叠的内衣，有时，他们开玩笑，说把妓女绕在脖子上当围巾。过一阵子，他们连靴子也不怎么脱了，他们见过其他士兵冻坏的脚步趾从脚上掉下来。他们开始发觉，自己可以从一个人走路的姿势看出他的未来。

为了伪装，他们把两件白色的农民衫扎起来，正好盖住厚大衣，用鞋带做成拉绳，把风帽拉紧，那样，他们就可以连续数个小时躺在雪地里而不被人发现。火炮里的反冲液冻住了。机枪的击针簧像玻璃那样碎了。当他们摸到露在外面的金属时，手上的肉被撕扯下来。他们用木炭生起火，把石头扔进灰里，之后捡出小圆石用来烘手。他们发现，如果要拉屎——虽然并不经常——只能拉在裤子里。他们任其留在那儿，直到冻硬了，等找到有遮掩的地方，再把它拿出来丢掉，未化冻前，连他们的手套在内，都没有一点气味。小便时，他们把油布袋拉到裤子下，

这样就不用让生殖器露到外面，他们还学会把暖暖的尿液袋夹在腿间，有时，这份暖意促使他们想起女人，直至袋子结冰，他们再度身处虚空，只有那片单调、闪着炼油厂火光的雪原。

他们眺望大草原，看见战友的尸体，冻死的，一只举在空中的手，一截凸出的膝盖，被冰霜染白的胡子，他们学会在尸体没永久僵硬前偷取死人的衣服，然后俯下身低喃，对不起，同志，谢谢你的烟。

他们听说敌军用死人铺路，把尸体一具具排在地上，因为树都被砍光了，他们竭力不去聆听冰上传来的响声，轮胎碾过骨头，继续前行。从来没有寂静的时分，空气里携带着各种声音：踩着雪橇的侦察队员，嘶嘶作响的电塔，呼啸的迫击炮，大声嘶喊的同伴，喊着他的腿、他的手指、他的步枪、他的母亲。早晨，他们装上少许几发子弹，给枪暖身，这样，当这天第一次的齐射打响时，枪管不会在他们脸上炸开。他们用牛皮包住防空炮的手柄，用旧汗衫封住机枪上的裂缝，防止雪落进去。穿雪橇的士兵学会蹲下身迈步行走，向侧面投出手榴弹，这样，他们可以保持一边前进一边开火。他们发现T-34的残骸、救护车，甚至是敌人的装甲坦克，他们隔着防毒面具的活性炭过滤网，吸干防冻液，喝得醉醺醺。有时，他们喝得太多，几天后双目失明。他们用葵花油当火炮的润滑剂，撞针上不用太多，只要给弹簧上足油，他们把多余的油抹在自己的靴子上，那样皮就不会开裂，寒气不会钻进去。他们仔细观察弹药箱，看基辅、乌法或海参崴的工厂女工有没有随手画颗爱心给他们，即便没有也当作有，然后，他们把弹药装进喀秋莎火箭炮、装进他们的马克西姆机枪和捷格加廖夫冲锋枪。

在撤退或挺进时，他们用含一百克火药的炮弹炸开一道沟渠，目的是为了保命，如果生命是某样他们想保住的东西的话。他们分享香烟，

待烟草抽尽后，他们把锯屑、茶叶、生菜当作烟来抽，如果别的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就抽马粪，可马儿太饿，几乎也一样不再拉屎。他们在沙坑里听广播，有朱可夫、耶热门科、瓦西列夫斯基、赫鲁晓夫，还有斯大林，他口口声声说着黑面包与甜茶。战壕四处挂了一排排喇叭，扬声器摆在前线，对着西面，用探戈舞曲、广播片段和社会主义理论让德国人无法入眠。他们闻悉谁是叛徒、逃兵、懦夫，奉命把他们击毙。他们摘下这些死人胸前的红勋章，把它们别在自己的外衣下面。夜晚为了隐蔽，他们给汽车、救护车和坦克的前灯贴上掩饰用的胶带。他们偷得多余的胶带，贴到手上脚上、缠脚布上，有的甚至用来裹住耳朵，但胶带撕扯到皮肉，当长了冻疮时，他们哇哇直叫，继而进一步用嗥叫抵御痛楚，有些人干脆用枪指着头，说了再见。

他们写信回家，给伽利娜、雅雷娜、娜迪亚、薇拉、塔尼亚、娜塔利娅、达莎、帕芙雷娜、奥尔嘉、丝梵塔、瓦尔娅，写得很用心，信被折成整齐的三角形。他们对回信不抱太多希望，也许那只是一页在审查员手指上留下香味的纸片。寄来的邮件都有编号，如果中间连续缺了几个号码，人们便知道，有个邮递员被炸飞了。士兵坐在战壕里，直直望着前方，幻想自己给自己写信，接着，他们走出壕沟，再次投入战争。弹片击中他们的眼睛下方。子弹径直穿过他们的腿肚。炮弹的碎片嵌入他们脖子里。迫击炮炸断他们的脊椎。磷弹点燃他们全身。尸体堆放在马车上，倒进用炸药炸出的万人坑。当地妇女包着头巾来到坑旁，唱诵挽歌，并暗中祷告。挖墓人——从古拉格运送来的——站在一旁，听凭妇女举行她们的仪式。然而，更多的死人叠到死人身上，听见冰冻的骨头发出爆裂声，一具具尸体以丑陋扭曲的姿势被埋在那儿。掘墓人铲起最后一拨土，盖在坑上，有时，他们在万念俱灰中向前一扑，人还

活着，更多的泥土就落在他们身上，事后，据说那儿的地面在颤抖。夜晚，经常有狼从森林里跑出来，奔行在齐膝高的雪地中。

伤员被抬上救护车，或驮在马上，或放到雪橇上。在战地医院，一整套全新的术语呈现于他们面前：痢疾、斑疹、伤寒、冻疮、战壕足、局部贫血、肺炎、发绀、血栓心痛，一旦这其中任何一项得到康复，他们便会被再度送上战场。

士兵在郊外寻找新近被烧毁的村庄，那儿的土质松软，易于翻挖。雪昭示出过去发生的事，这儿一摊血，那儿一块马骨，PO-2俯冲轰炸机的残骸，一名他们曾经认识的来自斯帕斯街的扫雷兵的尸首。他们躲在哈尔科夫的废墟和碎石中，藏身于斯摩棱斯克的砖块堆里。他们看见伏尔加河上大块的浮冰，他们在冰上点燃油布，河宛如着了火。在亚速海边的小渔村，他们打捞的不是鱼，而是坠机后随冰层漂流了三百米的飞行员。市镇郊外，成排的楼房被洗劫一空，楼内，四溢的鲜血中还有更多死尸。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伴吊在街灯柱上，像奇形怪状的饰品，舌头冻得发黑。把他们放下来时，路灯发出嘎吱声，弯折中改变了光线照射的范围。他们企图生擒一个名叫弗里茨的人，把他送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，那儿的人会在他牙齿上钻孔，或把他绑在雪中的木桩上，或直接让他饿死在拘留营中，正如现在他想让他们的人饿死一样。有时，他们会为自己扣下一名战俘，给他一把挖沟的工具，看他在冻结的土地上自掘坟墓，如果他不干，他们就朝他的后脑勺开枪，然后把他扔在那儿。他们发现受伤的敌军躺在被焚毁的建筑里，他们把敌军抛出窗外，让雪没过他们的脖子，他们用德语对他们说，再见，弗里茨——可有时，他们也会对敌人生出怜悯——那是一种只有士兵才会有的怜悯之心——在他的皮夹里发现，死的这个人有父亲、妻子、母亲，可能还有小孩。

他们为自己不在身边的孩子唱歌，但转眼，他们把枪托塞进敌人男孩的嘴里，再后来，他们又唱起别的歌，渡鸦哦黑色的渡鸦你为什么围着我盘旋？

他们认得出飞机的飞行姿势，半旋转、加速后急上升拐弯、突然螺旋式疾转、平降，一晃而过的卐字，闪亮的红星，当他们的飞行员上天追捕德国空军时，他们欢声雷动，凝望着她们升空，继而陷落火海。他们训练让狗携带地雷，用尖锐的哨声，引导狗走到敌人的坦克底下。死尸喂肥了收拾残局的乌鸦，接着，这些乌鸦被打下来成了食物。昼夜颠倒——炮灰中的早晨昏暗不明，夜晚，炸药的火光照亮了几英里外。不再计算日子，尽管每到周日，他们偶尔能隔着冰听见弗里茨们拜神的声音。数十年来第一次，他们获准可以有自己的神灵——他们拿出十字架、念珠、祈祷布，摆在沙场上。从上帝、帕夫利克到列宁，各式各样的神都需要。士兵们吃惊地看到东正教的牧师在为坦克祈福，甚至还有拉比。可就算祈福也无法让他们保住阵地。

撤退时，为阻挡敌人，士兵们炸毁自己同胞所建的桥梁，捣毁他们父辈的鞣皮厂，用乙炔喷枪割断路标塔，把牛群赶过峡谷，将收奶站夷为平地，在谷仓的屋顶淋满汽油，推倒电话线杆，往井水里投毒，砸碎篱桩，为了木头而拆除己方的牲口棚。

当他们进军时——在第三个冬天，战况出现了转折——士兵们列队前行，心中好奇，怎么有人对他们的土地干出这种事。

活着的往西，受伤的往东，伤员挤满运牛的拖车，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，徐徐穿过冰冻的大草原。他们挨在一起，凑向任何从木板缝隙里透进的亮光。每节牛车中央有一个生着火的铁桶。男人们把手伸到腋下或裤裆里，抓出一把把虱子，投入火中。他们把面包按在伤口上止血。

有几名士兵被带走，放到马车上，送往医院、校舍、诊所。村民抱着礼物来迎接他们。留在火车上的人听见自己的同伴离开，尽是伏特加与胜利的欢呼。然而，他们的行程路线毫无逻辑可言——有时，火车明明经过他们的家乡却不停站，有脚的人企图踹开木板，结果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守卫击毙，随后夜里，有一户人家手持蜡烛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雪地，他们听说儿子不光彩地死在离家仅几公里的地方，尸体被弃于铁轨旁，已经结冰。

他们裹着泡过血而发硬的大衣，醒着躺在那儿，车厢来回摇晃。他们互相传着最后一根烟，等待有女人或小孩从车厢的木板缝里新塞一包进来，也许甚至悄悄捎句甜言蜜语。他们分到食物和水，但吃下去肚痛欲裂，让他们更难受。传闻西面和南面正在建造新的劳改营，他们告诉自己，他们的神爱他们爱了这么久，但有可能不会再爱他们太久，因此，他们偷偷把护身符和圣像塞过地板缝隙，让它们落在铁轨上，等待日后被别人捡去。他们把毯子拉到胡子下，往火里扔进更多虱子。火车仍冒着股股蒸汽，载着他们穿越森林、过桥翻山。他们对自己最后会落到哪里一无所知，如果火车坏了，他们就等另一辆来从后面推着他们，让他们隆隆向前，朝着彼尔姆、布尔加科夫、车里雅宾斯克的方向——远处，乌拉尔山脉在召唤。

后来，到一九四四年冬末，每天有一辆火车行经巴什基尔地区，驶出幽深的树林，沿别拉亚河横穿一大片冰层，进入乌法市。火车慢悠悠地通过四分之一公里长的桁架桥，钢筋在车轮的重压下发岀砰然巨响，仿佛在提前哀悼。火车一路向冰河的另一端驶去，途经木屋、塔楼、工厂、清真寺、没有铺砌过的道路、仓库、混凝土掩体，直至抵达车站，站长在那儿吹响哨音，市军乐队吹奏起破旧的小号。穆斯林母亲抓着照

片在月台上层等候。年事已高的鞑靼人踮起脚趾，找寻自己的儿子。俄罗斯老妪围聚在一桶桶葵花籽旁。表情严肃的小贩重新整理空荡荡的售货亭。身穿棕色制服的护士板着脸，准备接送伤员。当地的警卫站着，身体无精打采地倚在柱子上，头顶，农村地区电气化的红色金属告示牌在微风中摆动——我们的伟大领袖为你送电来了！空气里飘进一股味道，预告士兵们的到来，那是汗水与腐烂的味道。每个冬日下午，有个六岁的男孩，又饿又瘦，迫切地坐在河边的悬崖上俯望火车，想知道自己的父亲何时回家，他会不会像他们从蒸汽和号角声下抬出来的人一样虚弱颓丧。

*

我们首先将巨大的暖房清理一空。努丽娅把番茄秧苗给了在医院周围徘徊的那名村童。卡缇娅、玛尔芙嘉、奥尔嘉与我将绝大部分泥土铲到外面的地上。我年纪最大，所以铲土的任务对我来说比较轻松。不久，暖房清空了，有两间屋子那么大。我们拖了八只木炉进去，立在玻璃窗旁，生起火。过了一会儿，暖房里再也闻不到浓重的番茄味了。

接下来是大块的金属片。努丽娅的表姐米罗莎在炼油厂当焊接工。她获准支取了十五张金属片。她借来一辆拖拉机，把金属片拴在后面，拖着它们驶入医院，沿狭窄的小路直抵暖房。金属片太大，进不了门，因此我们只得拆除后面的窗户，从那儿递进去。村童帮我们一起搬。他始终低着头——也许见我们全是女的，干得这么卖力，让他感到难为情，不过我们无所谓，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

米罗莎是名杰出的焊接工。她在战前才学会这门技术。她戴着特